

G X 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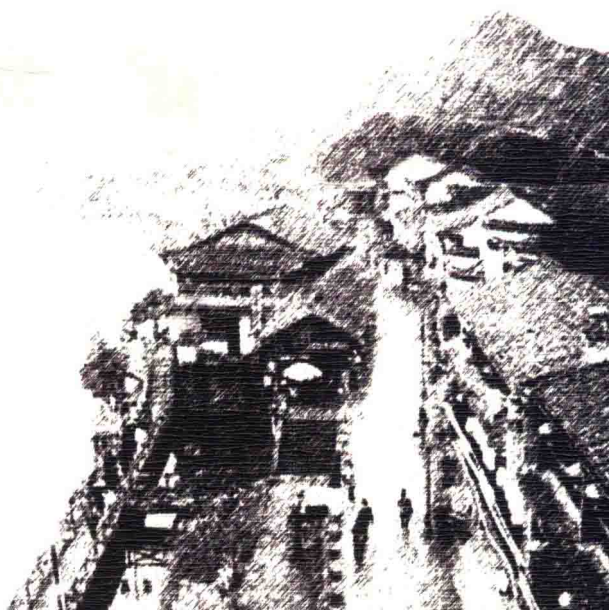
湘西 童年

T O N G N I A N

刘大程◎著

神秘湘西的人间烟火和大地苍生
时光走廊的黑白照和命运墙

追忆，未必是留恋
记录，不只是缅怀
文字的光芒如星辰
深邃，闪烁
却无言……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X I A N G X I T O N G N I A N

湘西 童年

刘大程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西童年/刘大程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9

ISBN 978-7-5396-5824-7

I. ①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I247.5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64235059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9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开篇 童年去哪了 / 1

黄杨树 青瓦屋 / 4

饿 / 32

三弟“走掉了” 母亲风瘫了 / 42

渡过难关 / 50

猎 / 71

过路客 / 83

放木排 / 93

这个夏日 天空旋转 / 99

走进校门 / 110

火烧稻草垛 / 116

电影 傩戏 搬土地 / 126

学校那些事 / 141

梁叫子 迁老馆 / 151

鬼故事 / 169

我与小人书 / 175

水碾坊 / 185

邻里风波 / 195

拜寄 架桥 撮箕姑娘 / 212

去舅家 / 224

我也到了高年级 / 243

小鸟飞走不再回 / 262

后记 / 280

开篇

童年去哪了

前些天,我看到,窗外的树枝上才冒出一点点新芽;今天,我推开窗,它们已是绿叶纷披,绿意婆娑。小鸟在其间跳跃、歌唱,悦耳的声音现出它们对明媚春光的快乐。

这是南方开放城市的一个小区。小区外面,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。他们,疲于奔忙,为生活,为梦想。

我待在四楼的租房里。自从做自由职业者以来,我已不再像大多数人那样,按部就班,早出晚归。但除了少数时候,我的忙碌并不亚于他们,否则也不至于等芽粒长成了绿叶才突然发现。

看着这一派盎然春意,我不禁想,不知在我的家乡湘西山中,春已如何? 树叶发了多少? 山花开了多少? 青蛙是否已睁开惺忪的睡眼? 烟雨是否已打湿农人的蓑笠和犁耙?

作为农民的儿子,在故乡,我也曾与父辈一样,对时令节气的变化更替是如此关心,感受是如此明晰。自从漂泊于南方的城市,就好像麻木了,每天忙于应付的是上班、加班、找单、赶货……

记得小时候,我们总盼望快点长大。因为人太小,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了,也对大人的生活和外面广阔的天地充满渴望和向往,觉得做大人的乐趣一定比当孩子多,外面的世界一定比山村精彩。

这样想着想着，慢慢就长大了……

长是长大了，一些作为孩子所不能实现的心愿实现了，而与之俱来的烦恼也常常会越来越多。求学、谋职、创业、情感、家庭……人之为人，作为一切社会关系中非孤立的存在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面对。忙碌和奔波，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。我们在忙碌和奔波中化解困厄，收获成功，生命的负重却往往也紧随而至，难以摆脱。

在这一路的跋涉中，我们不由得会常常想起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当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突然发觉，曾经如此朝气蓬勃、激情饱满的自己，已容颜偷换，青春不再，我们会痛感流年似水，逝者如斯，人生实在经不起多少消磨，大好的年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随光阴溜走。

这时候，一方面，我们会有紧迫感，珍惜时间，抓紧工作，力争把生命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不留遗憾；一方面，一有空，我们就会开始回忆，纷飞的思绪里总有那么一缕，频频转向，回归内心，朝向来路。

无论是功成名就、安居乐业，还是生涯若梦、漂泊无定，也无论远去的是甜蜜、快乐，还是苦涩、悲伤，怀旧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，回忆是我们内心最柔软与温暖的部分。如午夜若隐若现的篝火、星光、流水和笛音，消解我们或轻或重的庸碌、粗糙、烦忧、空虚和焦虑。曾经撕心裂肺的伤痛，也已化为轻缓的一声叹息。时间无情，却也是一服良药，可以疗伤。

正如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创始人、国际格林奖的首位华人获得者蒋风教授所说：

“怀旧，能够使我们憧憬理想的价值；怀旧，可以让我们明白追求的意义；怀旧，也促使我们理解生命的真谛。它既可让人获得心灵的慰藉，也能从中获得精神力量。”

在这个以城市、机器、数码为特征的时代，孩子们已经不会再有过去那种童年经历了。他们不会再挨饿，生病了可以马上看医生，玩的不再是泥巴和自制物件，而是科技产品，也极少再与山川河流零距离亲近，山村的传奇渐行渐远。他们有他们的幸福和快乐。但这种童年过于雷同和机械，也脱离了大自然，别说对自然界众多的动植物不认识，就是对几种普通的农作物也缺少了解了，学习压力也不是一般大，不多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各种补习挤满，以至于有人说这是一个“没有童年”的时代。也因此，那些已不为现在孩子们所知的童年，格外令人怀念。

人生是趟单程车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，逝去的，不可能再回来；离开的，不可能再回得去。唯有思绪的精灵，时不时地在心底呼唤、眺望，和文字的亮光一起，引领我们，穿越流年的烟云，回到精神的原乡，让那屋顶的炊烟、树巅的月亮、泥地的脚印、河边的棒槌、教室的朗读，变得如此生动、鲜活而永恒。

黄杨树 青瓦屋

—

太阳落向山巅。你看不到它在动,但又分明越滑越快。

一种属于山村夜晚的神秘气息,即将从四面山头雾一般升起,直到将整个山村笼罩。

我和哥还有堂哥马灯、堂弟疤子赶着猪,往村子里走。哥和马灯挑着一担柴,我和疤子扛着一小根树枝,走在河边的沙石路上。拐过一片废墟和古树参天的回龙庵,还没过花桥,一抬头,就看到了村子中间小坡上那棵黄杨树。看到黄杨树就等于看到了家,因为我们家就是黄杨树后面那排青瓦屋,黄杨树就像是给我们家站岗的守护神。瞧,它看着我们,向我们打招呼呢。我心里一下子高兴起来,脚下也有了劲。

哥走在最前面,柴刀在屁股上随刀匣子一起啪哒啪哒响。我走在他后面,疤子在我后面,马灯走在最后。在我看来,哥好像很有力气,他的那担柴比马灯的要大,但也不见他喊累,我只扛着一小棵树枝,都有点吃力,肚子又饿,想把树枝扔了又怕人笑话,只巴望快点回到家。

我说:“哥,快到家了。”

哥说:“嗯。”

实际上我们还是 在村外，村子又大，回到黄杨树后的家中还要一阵。我还有点怕爬那个小坡。

要说我们村子，叫梁家寨，位于湘西凤凰和麻阳两县交界之处，也是湖南和贵州交界之地。寨子四面环山，三条小河在东南汇成一条，不知流去了哪里。村子在靠近山脚的地方，依着山势，由高到低地布局，在村口看去，层叠的青瓦、错落的吊脚楼或疏或密，就着地势铺开。村子中间有片突起的小坡，我们家就在小坡下面，因为地势较高，在东南和西南面村口，一眼就可以看到。

我有次问母亲：

“为哪样我们要住在这里，不住下面弄子呢？爬坡真辛苦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是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的，人家先占着呢。”

母亲告诉我，我家原先还不住在这里，是住在后面小坡顶上，那就更辛苦。因为发了一次火，才搬下来了。风水先生说，后面那个小坡是个“烟包火”，平时有河对面曾家湾坳上的一个水塘镇着，那水塘一干，这边就要发火。我不知道这有没有道理，反正小坡顶上确实发过几次火。

快过花桥了，我又说：

“哥，你说爹和妈收工了没有？”

如果母亲和父亲收工了，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踏实和温暖；如果还没收工，我们心里就有点没着落。

“应该收了吧。”

“可是屋顶还没出烟子呢。”

“可能刚刚回来。”

这时疤子说：“也不知我爹和我妈回来了没。”

马灯说：“妈肯定回来了，爹一定又放套子去了。”

疤子和马灯是大伯的儿子。疤子和我差不多大，马灯和哥差不多大。他们上面还有三个哥哥，最大的都是后生了，很少和我们在一起。疤子是因为爬上楼，去拿摊在楼上晒簞里的苕片吃，一脚踩空，从楼上掉了下来，脸碰在下面的猪槽上，砸了一条口子，留下一道疤，就叫疤子了。马灯是因为大伯喜欢给他剃光头，一颗脑袋亮闪闪发光，“马灯”的称呼就取代了原先的名字。大伯当着生产队长，在队里算是一个威风人物。他喜欢放套子套野物，收工后常常找个野物出没的地方，放一两个套子，才回来。

疤子扛的那根树枝比我的还要小些，大概只适合大人拿在手上赶牛。他先是扔掉了，又捡了起来。我们都想得到大人的表扬，说我们也扛了一捆柴。他和我已经嚷了几次：“肚子饿扁了，走不动了……”哥和马灯都说，越嚷就会越饿，越饿就越没有力气，不如不嚷，等饿悄悄地过去了，力气就又来了。我们就不嚷了。

走了一会儿，饿好像真的过去了，腿也没刚才那样软了。

我说：“哥，你猜三弟在做哪样？”

“他嘛，还能做哪样？在捣乱，造反呢。”

我笑了。心里想着母亲收工回来，把三弟从背上放下来，他又开始玩可笑的名堂。

哥还是那样，有时喝一声猪，有时把柴换个肩，柴刀在屁股上啪哒啪哒响，像个大人一样走着。

我感觉耳朵边痒，有什么东西在爬，吓我一跳。我伸手一摸，

是只瓢虫。这也不奇怪,要么是从我扛的树枝上爬到我头上的,要么是刚才在坡上爬到我身上的。可疤子和马灯却在后面嘿嘿笑,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说:

“是疤子放的还是马灯放的?肯定是疤子放的,你个猴子疤屁股,还说肚子饿扁了,不然飞天了!”

疤子却只是笑,连脸上那道酱色的疤纹都在笑,好像得了很大的便宜似的。

这时风大起来。吹过去一趟,又吹一趟,本来汗津津的脸上有了凉意。河边几条路上,放猪放牛的都在往家赶。小鸟叽喳着,招呼同伴回家。小河上游,棒槌一声一声,有节奏地起落,还有人趁天黑前在洗衣服。

突然前面河里传来鸭子的嘎嘎叫。是一个叫良良的孩子在赶鸭子,扔出去的石子打着了一只鸭子,鸭子挨了痛受了惊,扑棱着翅膀往前跑,直拨得河水溅起雪白的水花。

有人鼓着劲喊:“打得准,打得好!天天要放鸭收鸭真麻烦,打死了就有鸭腿吃了哇。”

另一个说:“他那是龇牙齿咬虱子——碰巧了。如果再打,就是扔十颗二十颗石子,也肯定打不着。”

良良不服气,就真捡了石子,还要打。

一个和良良家比较亲近的,就用严厉的口气警告说:

“伢仔,你装疯是不?真打死了鸭子,你妈不揍扁你才怪,鸭屁股也不给你吃!”

良良就息了手,不打了。

二

终于回到家了。哥把柴放下来，杆子也没退出来，就往堆柴的地方一掀，解下腰上的柴刀，往地上一丢，气都没喘上一口，就去茅房那边关猪去了。我把树枝一扔，来到灶房。

母亲已经回来了，刚生好火在做饭，父亲还没回来。三弟在一旁，骑着一个小板凳，一跃一跃地，搞得嘣咚嘣咚响，一边兴奋地对母亲说：

“妈，看我！看我！”

母亲说：“好，三儿有志气，骑马驾驾驾，去到天安门，看见毛主席。”

我叫声“妈”，径直走到灶后，打开碗柜的上层，踮起脚伸手进去往左边一摸，再一摸，摸出一个荞粑，狼吞虎咽起来，和三弟来到院坝里。

哥关猪回来，看到我吃荞粑，说：

“还有吗？”

我嘴里含着荞粑，唔唔地说：

“好像，还有，你去看一下。”

哥去了灶房，一会儿，只听他说：

“这荞粑被谁咬了一口？”

母亲说：“是三儿，他吃了一个，还把这个咬了一口。”

三弟就骑在小板凳上咯咯咯笑。

三弟刚三岁，模样儿在我们三兄弟中长得最俊，又好玩得很。

我们都喜欢他。

哥边吃荞粑边说：

“三弟，你还我荞粑！”

三弟拍着肚子说：

“在肚肚里，在肚肚里！”

又咯咯咯笑。

哥装着被气得不行，要打他的样子，却很快也笑了。

哥九岁，已经在上学，读二年级。听说城里的孩子六岁就上学了，我们山里的穷孩子，读书都读得比较晚。白天哥读书去了，父亲和母亲出工了，三弟由我带，已经有一年多了。我们这里都是这样，大的带小的，泥地上打滚，一个个拉扯大。原先三弟小，我哄着他玩，他玩累了就会睡，一觉要睡好一阵。如果他不听话，吓吓他，还有点用。可现在他越来越大，我不怎么管得住他了，有时吓唬他，可他精得很，一回二回看我只凶他，没动真格打他，知道我是玩虚的，当时也假装老实，应付一下我，但很快就又顽皮起来。我们闯的祸越来越多，父亲和母亲晚上收工回来接到的告状也多起来。

比如有一天，我带他到下面青石板弄子里玩了一阵，本来准备回来了，因为吃了点心，过一会儿他就会睡觉。可是，走到付老爷家院坝边，听到里面有小鸡叫，他就不肯走了。那院坝没有围墙，进出都很方便，我们有时也去玩的。三弟听到小鸡叫，就要去看，我拉都拉不住。我随他来到院坝，看看谁在家。一般白天只有田姨婆在家。可是，此时几条门都是关着的，并不见她。小鸡是在屋檐下靠屋壁的地方叫，那里放着一个竹罩笼，罩着它们，上面还压

了一块火砖。

三弟连蹦带跳的，走近罩笼，俯下身歪着头往罩笼里看，看了一会儿，就要掀罩笼，我拉他，拉开了他又去掀。我急着喊：“婆，婆，三儿要掀你家鸡笼！”可是没回应，看来田姨婆真不在家。这时罩笼已经被三弟掀开了，跑出来一群黄嫩嫩的小鸡。三弟捉了一只，拿在手上，挺兴奋地给我看。我们从大人那里知道，把鸡的眼睛蒙起来，只要旋上十圈，鸡就会晕，放在地上也不会动。我这时也贪玩起来，心想玩一会儿就把它照样罩起来，田姨婆也不知道。我也捉了一只小鸡，左手捉着，右手摸它，毛茸茸的、软和和的，很舒服，然后就蒙上它的眼睛旋。小鸡还没晕，受了惊加大了声音呼叫，显然是在向它妈妈求救。那只笋壳色母鸡马上就咯咯咯叫着跑了过来，很凶猛的样子，我忙用脚踢它。而三弟捉着小鸡，在脸盆里给小鸡洗澡了，那小鸡更是大声惊叫着、扑棱着。

正在这时，田姨婆背着背篓回来了，她刚才是去河里洗衣了。她老远就喊我的小名：

“平平，你们在做什么！你这两个鬼仔仔！”

我忙放下小鸡。三弟听到田姨婆喊，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小鸡在脸盆里一身都是水，扑腾着，掉到了地上。

我和三弟呆呆地站着，等待田姨婆处罚，不知她到底会怎样处罚我们。

“你这两个鬼仔仔，造反了，翻天了！”田姨婆骂着，赶紧放下背篓，“咯咯咯，咯咯咯”叫她的鸡。笋壳色母鸡就四处呼喊它那被我们惊散了的孩子们，然后一起领到了田姨婆面前。田姨婆清点

一下小鸡，一个不少，就去拿了碗来，往地上撒碎米，小鸡们吃着米，这才安定下来。

“我现在不打你们，我今晚去告诉你们妈，叫你们屁股被打烂！”田姨婆凶狠地说，又专门转向我，“三儿还小也就罢了，平平你这么大了，也不知事，随船歪！”

我是“这么大了”吗？母亲有时也这样说我。可是我只知道自己已经满五岁进六岁，至于这是多大的人，却不明白，像我“这么大”的人应该做些什么事才算对，更不明白。有时，同样是他们，不是又说我“还这么小，不懂事”吗？

“你们还不快回去！”田姨婆说。

我一直低着头，闭着嘴，眼睛看着地上，这才抬起头，看了三弟一眼。他呆呆地站着，眼睛一眨一眨，既害怕又茫然的样子。我心里突然觉得好笑，当然，没敢笑出来。我过去拉着他，两个都不说话，噗哒、噗哒往家走，走了好远，我才开始骂他不听我话。

晚上，我们果然挨打了。母亲先咬牙揪了一下我们的耳朵，然后找根竹条子，抽我们的屁股。我哭着，双手捧着屁股打转。三弟只轻轻挨了两下，也哇哇大哭，却不跑，两手只顾抹眼泪。

“都是你，这么大了，好像比三儿还小，做玩做得怪！”母亲打几下，就停下来数落一番，又打几下，“如果不是你田姨婆，遇上别人，你们的手都被砍掉了！你说，以后还敢不？”

我抹一把鼻涕和眼泪，伤心地说：

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！”

还有一天，我也是带三弟去下面弄子玩。弄子里静悄悄的。

我们来到友友和良良家，想找他们玩。良良和我、疤子都差不多大，友友和哥、马灯也都差不多大，哥当时还在读一年级，而友友还没上学。可是，他们不在家。他们的奶奶李歪婆戴着老花镜，坐在阳光灿烂的石院坝里，在做针线活。一个叫黄毛胡子的老头坐在她旁边，手上拿着个黑铁烟杆，神气活现地在讲什么“三国”。这老头最喜欢讲“三国”，诸如“桃园三结义”“长坂坡”“过五关，斩六将，擂鼓震山斩蔡阳”，我就是从他这里听到的，听到了居然就忘不了了。不过，黄毛胡子这个人，我们不喜欢，也有点怕，因为听大人说，他当过土匪，做过坏事，平时也从没见过他笑。

我们离开友友家，到别处玩了一会儿，又折回来，看友友他们回家了没。还是没有。不过，黄毛胡子已经走了。我们就站在李歪婆旁边。

我说：“婆，你缝花兜肚啊？”

“嗯，婆缝花兜肚。”

“给谁缝的花兜肚呢？”

“给我家良良呢。良良太顽皮，成天脸上、衣服上弄得尽是泥，像花猫，没你们乖。”

“友友和良良到底去哪了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。我本来叫他们在院子里玩，黄毛胡子来了，他们趁我和黄毛胡子讲话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他们回来要挨打！”

我和李歪婆说着话，三弟却在翻李歪婆的针线箩。箩里有碎布块、纸鞋样、鞋索、锥子、剪刀等东西。

“三儿，你莫翻，小心针刺手！”我说。